

譯文叢刊

風吹的方向

阿·茲·塔·洛·斯 著
王 科 一 等 譯

文化工作社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總經售



文化工作社

譯文叢刊

—16—

風 吹 的 方 向

阿茲塔洛斯 著

王科一 吳 勞 鄒思敏 譯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印行

原 書 名	The Way the Wind Blows
原 著 者	István Asztalos
原 出 版 處	Rumanian Review No. 10
原書出版日期	1951 年

風 吹 的 方 向

譯 者	王科一 吳 勞 鄒思敏
出 版 者	文 化 工 作 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排 版 者	文 豐 製 版 所
印 刷 者	永 盛 協 印 務 局
總 經 售	中 國 圖 書 發 行 公 司

1952年12月初版

1953年10月再版 印數 [7001—11000]

類別 文學藝術 編號 風(199)

代序

伊斯特凡·阿茲塔洛斯所寫的風吹的方向這部小說，描寫了羅馬尼亞人民共和國內民族問題的一面以及這個問題的民主解決的方式。

在阿茲塔洛斯這一部用匈牙利文寫的小說裏面，描寫的是外雪爾凡尼亞省內一個農村的生活現實，那個村裏住得有羅馬尼亞人，也住得有匈牙利人。在過去，羅馬尼亞農民與匈牙利農民之間的民族鬥爭是很激烈的。由於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反動派執行沙文主義政策的結果，這兩個民族總是時而是你，時而是我輪流陷入一種被輕視的『少數民族』的地位。資產階級懂得怎樣利用這種人爲的仇恨作爲一種有利的武器來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並用以反擊工人階級爲要求廢除剝削制度而進行的各種鬥爭。因此，各種經濟問題、社會問題、以

及其他種種問題都被狡猾地掩飾了起來，被縮小成一個民族仇恨的問題。羅馬

① 按外雪爾凡尼亞在十六世紀中就雜居有匈牙利人、羅馬尼亞人、薩克遜人等，其中以匈牙利人在政治上的勢力為最強。宗教改革的狂潮波及該地時，匈牙利人大部接受了加爾文派新教，而羅馬尼亞人則依舊信奉希臘正教。因此，羅馬尼亞農民在民族歧視的壓迫之外，又加上了宗教歧視的壓迫。一七八五年，終於爆發了著名的由尼可拉·霍利阿（Nicolas Horea）所領導的羅馬尼亞農民起義。此後民族獨立運動風起雲湧，但匈牙利統治階級變本加厲，於一八六八年把全外雪爾凡尼亞併進了奧匈帝國版圖，自此羅馬尼亞人就長久處於水深火熱中，特別在第一次大戰期間，反動政府對羅馬尼亞農民的剝削達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大戰結束，奧匈帝國解體，外雪爾凡尼亞遂於一九一八年底成為羅馬尼亞一省。但匈牙利心有不甘，終於在一九四〇年由德、意兩國對羅馬尼亞政府加以壓力，把它的北部割讓過來。直到紅軍解放東歐後，該部份遂又還入羅馬尼亞的懷抱。由於在解放前的二十多年中，該省二度易手，所以就形成了該省在羅馬尼亞人手裏時，匈牙利人成為「少數民族」，在匈牙利人手裏時，羅馬尼亞人成為「少數民族」的局面。兩國的統治階級就這樣千方百計地培養這兩個民族之間的仇恨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

尼亞和匈牙利的資產階級都是一樣，都圓滑地運用過這種手段。

一九四七年秋天，在上面所講的那個村莊裏有兩個合作社——一個是『羅馬尼亞』合作社，另一個是『匈牙利』合作社。兩個合作社都是由羅馬尼亞和匈牙利富農經營的。當時全國正在對富農的剝削量實行限制。該村黨組織設法發動羣衆廢除這兩個由富農操縱着的合作社，爲的是要建立起一個唯一的爲貧農和中農謀福利的合作社。

村裏爲了這個目的而進行的激烈的鬥爭就構成了這部小說的主題。一方面羅馬尼亞富農和匈牙利富農之間的勾結，他們雖明知大勢已去，卻偏不肯屈服，偷偷地繼續進行活動，並且在短時期內達到了利用沙文主義的毒素毒化全村人心的陰謀。

另外一方面是以廣大貧農和若干中農爲代表的，他們的數字和力量不斷地增長着；他們是以黨組織爲首的。這一邊是勝利的，因爲它代表着正義和真理的力量。於是富農的陰謀給揭穿了，兩個合作社合併起來了。

風吹的方向是我們新文學裏一部寶貴的創作。這部小說描寫了敵人的陰謀，也揭露了沙文主義的階級本質。它號召消滅沙文主義的任何表現，而且，就加強那些居住在羅馬尼亞國內的各民族之間的牢固的友誼這一點來說，是很有貢獻的。

伊斯特凡·阿茲塔洛斯用這部小說表明了他的文學寫作技巧的成熟。這裏面有着一種細緻的分析手法，並且說明了作者對我們國家在其爭取勝利的過程中由於新的生活方式所引起的種種問題的深刻理解。在阿茲塔洛斯的作品中，風吹的方向所以算是大大提高了一步，就是這個道理。

本書作者於一九〇九年誕生於外雪爾凡尼亞省的米加沙沙村 (Micașasa)。
他的童年是艱苦的。父親是一個鐵路工人，死後不久，他就不得不拚命做工自謀生活了。他甚麼樣的活都幹過：當過散工、礦工、砌磚匠、礦坑裏的炸藥倉庫管理人和爆破手。一九四四年解放後，任匈牙利文週刊村民 (Falvak Népe) 的編輯。

在他解放前所寫的走江湖的雅諾斯 (János The Stroller)、新年 (New Year)、艾草 (Wormwood) 等初期作品中，阿茲塔洛斯的社會觀和藝術觀是很狹隘的，其特點表現在：他以為農村是一個閉關自守的世界，沒有任何革命的力量。

自從我國由法西斯的束縛下得到解放以來，阿茲塔洛斯的作品證明他在開始轉變了。兩個獨幕劇和一部短篇小說集表明了作者已在追求廣大的接觸面。他現在把他的藝術全部用來為工人階級服務了，他深具信心地講起他們的革命鬥爭和創造性的勞動。

風吹的方向在我國是第一部用卓越的藝術形式闡明階級敵人以沙文主義為鬥爭武器的文學創作。書中所描寫的各種情節是互相緊密聯系着的，而且把這個農村裏的生活作了一次概括的、里程碑式的描繪。

在我們的文學領域裏，關於描寫對沙文主義殘餘毒素的鬥爭的這一個重要面的作品，阿茲塔洛斯這部小說還是第一部。它指出了：居住在我国的各民族

的作家，在創作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作品上是有重要貢獻的。

(羅馬尼亞評論編輯部)

風
吹
的
方
向

第一章

事情全部發生在一九四七年，發生在初秋。它來勢像一陣風：最初看不見，可是越來勁頭越大。一開頭，他們不過在村裏交頭接耳地談談，搬弄搬弄是非，等到當地黨組織知道了當前情況的時候，雙方已經互相揪着不放手了。再說，昨兒晚上他們已把小鬼約斯加·柯克西斯揍了一頓。他挨了三個耳光。說老實話，要不是瓦西爾·尼阿歌耶在場的話，他恐怕要挨上十三個耳光呢；但幸虧他在場。

柯克西斯是個小身材的人，生性謹慎。他每說一次話先要思考五次。他是個中農，大約有六『就加』^①地。他當時不得不跑上瓦西爾·尼阿歌耶所住的

①『就加』(jugar)——地畝單位，約相當於五百平方公尺。(原註)

那座小山崗上去。原來他有六『伏得拉』●李子醬要帶到那兒去釀白蘭地呢。如果他去採一個同民族的富農，真不知道要等多久才會輪到他。但是瓦西爾答應他把原料帶到他家裏去煮，因為他也有一口大鍋。他這口大鍋是完全憑運氣得到的，是從前德國人丟在菓樹園的隱深處的。蘇聯軍隊冷不防地突襲他們，他們逃走的時候，把甚麼東西都丟在這兒了，丟得遍地都是。誰知道他們這口大鍋是打哪兒搶來的，誰又知道哪一家在爲這筆損失而痛哭。那還是一口相當好的鍋子呢；村民們中間有不少人都在妬忌瓦西爾。尼阿歌耶這筆橫財。

柯克西斯是乘着馬車來的；馬車上載着李子醬。

尼阿歌耶家裏來了許許多多的人：鄰居和親戚都有。他們坐在披屋裏，等待着輪到自己。穆勒森兩兄弟也在場。他們倆是富農的兒子，是一對愛拌嘴的酒鬼，他們上這兒來，不過是爲了弄點兒白蘭地喝喝。不，他們倆才不需要那口大鍋呢。他們的父親自己就有一口。他根本不需要求人。

●『伏得拉』(Vodka)——量名，相當於十二公升或十五公升。(原註)

且說小鬼柯克西斯和大夥兒坐在一起，等着輪到他。他們都在聊天，而他呢，也時常插一兩句嘴。他們在咒罵天氣——雨下個不停，山藥蛋還在地裏，玉米兒該熟卻不會熟了。討厭的九月底啊。

瓦西爾的老婆辣娃卡揀了些最嫩的玉米棒子煮好了分給大家吃。她也給了小鬼柯克西斯幾根。

『與其讓他們喝那麼貴的白蘭地，說甚麼要嚐嚐味道，還是讓他們吃玉米棒子合算些，』她想。

『吃了吧，小鬼，那會叫你長大起來的——不然的話，你還得站到雨裏去呢，』那個名叫托多爾的大穆勒森對柯克西斯說。他是一貫愛跟別人找碴兒吵嘴的。柯克西斯的臉色陰沉起來了，可是，由於他好久想不出一句報復的話來回敬對方，辣娃卡便替他辯護了。要她對穆勒森兩兄弟說幾句刺耳的話，那才是她的拿手好戲呢。對啦，當然囉，誰也沒有請他們來，他們不過趕到這兒

來喝口不花錢的酒罷了。

『我們都沒有你個兒長得大呀！』她刻薄地說。『老天叫我們長多大，我們就長多大，』她又說道。

穆勒森囁咕了一些甚麼，但是看在白蘭地的面子上，他祇有把那句無禮的話往肚子裏吞。小鬼柯克西斯雖然不喜歡別人叫他的綽號，被辣娃卡這一說，也就不去想甚麼報復的話兒了。

過了半晌，一直沒有起甚麼風波，祇有那個名叫山都的小穆勒森喝完了第四杯白蘭地以後，話說得興奮起來了，對巴伏爾·其塞特大叫特叫道：

『他們在嚇得發抖了，可是，那是活該。噢，但願過去的好日子能夠再回來！』

其塞特朝着柯克西斯的方向側了一側頭，表示叫山都說話當心些，但是山都卻聳聳肩：

『他在這兒幹甚麼呀？他幹嗎不到他自己人那兒去呢？』他囁哩咕嚕地

說；接着，他又挑剔起瓦西爾·尼阿歌耶來，怪他不該和匈牙利人處得那麼好。

『他是跟共產黨一鼻孔出氣的呀，』其塞特就着他耳邊說。小鬼柯克西斯明明聽見了那個小穆勒森說甚麼『他們在嚇得發抖了』，可是他想：『這些狗子們祇會叫，不會咬的。』然而，這些話究竟傷了他的心，他把這些話想了好久。但就在這時候，坐在他身旁的艾奧納·康平，卻埋怨起自己的馬來了。他該對它怎麼辦呢？馬兒一站起來，腿就發腫；馬兒工作的時候，腫就消了，但祇要它在廐裏待上一天——譬如像現在這樣的雨天——它的球節兒●就腫得勾子那麼大。

柯克西斯是個馬迷，關於馬的毛病，他樣樣懂。

『給他塗點兒鹽土吧，』他給康平出主意說，接着，那股想給別人出主意

● 意謂：柯克西斯幹嗎不找匈牙利人去借鍋子呢。

● 球節 (fetlock) ——馬腿部長距毛處之關節。

的勁兒弄得他飄飄然，他把所有的馬病一股腦兒列舉出來了，還給每一種病開了個藥方。他把剛才的事全忘啦。爲了替康平着想，他學着馬兒害鼻疽時咳嗽的樣子，好讓康平碰到馬兒真的害起鼻疽來的時候能夠辨別得出，正在這時候，村文書進來了。

文書是個皮膚黑黑的人，留着一撮剪得短短的鬍子，他見到上級就巴結，對下級說起話來可很粗暴，正如那位讀書先生所說的，他是個十足的陰險鬼。他到現在還利用職權給自己打算呢。他上尼阿歌耶這兒來，是爲了看看能不能替那引羅馬尼亞合作社買點便宜的白蘭地，那就是說，爲他自己和幾個富農買點兒白蘭地。因爲合作社就是他們一手包辦的：村文書本人當社長，他的老婆當出納，再加上兩三個富農就湊成了一個委員會。

小鬼柯克西斯停止了咳嗽，辣娃卡也急急忙忙地抹椅子給文書坐。文書跑上前去和大家一一親切地握手。甚至握過手以後，他還保持着特別友好的樣子。他甚至接過酒盅來，喝了個『祝全體朋友們好』。